

文艺作品选

第一輯

老年突击队

张英等著

工人创作

作家出版社

目 次

上海的浪花.....	張 英(1)
踩电鈴.....	万国儒(13)
孙家父女.....	李云德(18)
老年突击队.....	張 英(26)

上海的浪花

——大跃进中一天的片断

工人 張 英

万人大会羣英比干劲

急中生智决心加車速

三月十四日，上海市工联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全市职工代表大会。車床师傅錢阿定和工会主席老汪，抬了四尺高的保証書，挺神气地闊步迈进会场。在这个象海濤澎湃似的万人会场中，他們似乎感到自己比别人要高出一个头。錢师傅心想：“今年厂中通过轟轟烈烈的双反运动，电动机生产任务一下子加碼到四万台，比上级公司规定的指标跳跃三級，比去年翻了四翻。这样論倍数增加生产指标，过去是少有或沒有的，这都是短短一礼拜来的奇迹呀！把这些成績向大会献礼，篤定可以名列先进，不但在各路英雄之間可以豎豎大拇指，而且和电机行業中的老大哥——上海电机厂也可以較量一下。”可是一开会，錢师傅大吃一惊！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和献礼的單位，大都比自己厂跑得快、跳得高哪！象楊树浦发电厂，今年要給国家多发三亿度电，上繳利潤比去年跳三十多跳；就是連一家二十多人的小厂，今年上繳的利潤也够造九斗象他們这样的厂呀；还有上海电报局发到英国倫敦的电报，从三十几

分鐘縮短到二分四十二秒，而英國发到上海却需要二十八分鐘多；這不得不使倫敦皇家電報公司的報務員也要說“OK，向上海學習”的話了。……這些數以萬計的捷報，使錢師傅有點臉紅了。他看看手里的保證書底稿，再沒有象昨晚寫好時那麼激動了。心呀，就感到自己象在高空中被人推下來，一落千丈。

出了會場，錢師傅和老汪擠過人流，急急走向火車站。等車的人很多，他們只得排在後面。說真的，他們恨不得生出翅膀，立刻飛回廠里，和大家重新增訂指標，趕上先進。錢師傅心里彷彿在燃燒，他把一件棉大衣往肩上一甩，拉了一把身旁的老汪說：

“老汪，我們廠里還保守，我們的腳步還太小，人家十躍百翻，我們幾跳幾翻，這怎么能算社會主義的英雄好漢？”錢師傅的腳步情不自禁地加快了，彷彿在表示自己的決心。“剛才上影演員張瑞芳同志說得好，我們要有孫悟空大鬧天宮的干劲！”錢師傅說着握緊拳頭狠狠地一揮。

“人家有兩隻手，我們也有兩隻手；別廠能十翻，我們就不能么？不，錢師傅，我看你回廠后要帶個頭，要比孫悟空的神通更廣大，一股勁翻出如來佛的手心——保守，創造個奇蹟出來！不過……”工會主席老汪說到这里，皺了皺眉頭，想說又不說了。錢師傅圓滾滾的眼睛朝他臉上不明白地看了一眼，馬上又惱火地說：

“四萬台的困覺指標，我個人現在就立刻報廢，決定重砌爐灶再生火！老汪，你回到廠里去作萬人會傳達報告的準備。我要去把我那匹‘赤兔馬’——車床連加三鞭，不追上先進，誓

不罢休！”

“錢師傅，我看你这头老赤兔馬在大跃进中会变拐脚馬的，恐怕連加三鞭还不頂用罢。”

老汪好象故意在激他，又好象真的替他担心。

这可使錢師傅象一只鼓足气的皮球，突然被人拍了一記，不禁猛跳三丈！他气呼呼地說：

“老汪，你剛才还在給我打气，現在怎么潑我冷水了？我的車床的确老了些，是厂中开天辟地的第一輛，算算也用了十个年头；还有我这人的确也老了，虛岁半百出头了。可是我的革命干劲——”錢師傅說到这里，猛地重重地拍了一記胸脯！这不但使旁边的人吓一跳，而且也使老汪吃一惊。可是錢師傅并不觉得这些，他依然揚起銅鑼似地声音說：“我的革命干劲是象鼓足风的帆船，就是在逆水中也能破浪前进，也就是說：任何困难都能克服！本来嘛，我們今天能做的事，都是过去所不能做到的事。”他迟疑了一会又說，“老汪，回到厂里我立刻同全体組員商量，向全厂摆个擂台，請你看看我錢阿定在大跃进中是赤兔馬还是拐脚馬！”

“錢師傅，我一百二十个希望你是永久的赤兔馬，帶头飞跑，引起万馬奔騰！說拐脚馬，这只不过是我的担心。老实說，照今天万人大会气势来看，我厂指标的确落八千里之外了。現在我真的要看你的苗头了，究竟……”

“別究竟不究竟了，等你向大家开傳達大会时，看我們車床一組的顏色吧！”錢師傅打断老汪的話，斬釘截鉄地說。老汪还想說下去，可是錢師傅却不答理了。在他身前后候電車的人，都在談跃进，連过路的人也在問写多少張大字报。錢

師傅眼睛眨也不眨地盯住一個地方，似乎在專心靜聽別人談躍進，又好象在思考一個什麼問題。前面一輛電車停下來，等車的人朝前走了，可是錢師傅還不知道；直到老汪推了他一下，後面的人“喂喂”喊了幾聲，他才恍然大悟，用小步跑上去。跳上電車，錢師傅還是沉默着。老汪右手拉牢木桿，左手在袋里摸出一張隔天的解放日報，又打開話匣子，向錢師傅說：

“昨天解放日報上，還報導我廠突破指標年產四萬台電動機的消息呢。”

“這不是新聞是舊聞啦，咱不談！”錢師傅頭也不回，不感興趣地回答一聲，依旧自管自地在想什麼。他雙眼望着車窗外迅速後退的街景，上身隨着微微顫簸的電車在搖晃。這時，馬路上响起一陣嗚嗚的喇叭聲，緊接着一輛紫醬色最新式的翹屁股轎車，在車窗下一閃而過，轉眼把電車拋在後面。“斷命電車開得真慢。”錢師傅目送遠去的小汽車，觸景生情地罵了一聲。

“電車引擎車頭慢呀，這怎麼能和小汽車的轉速來比呢？你要快，下去坐汽車去。”旁邊的老汪會意地又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句。那知老汪說者無意，錢師傅卻聽了動心。他剛在技術上動了半天腦筋沒有着落，看到窗外掠過的汽車，又聽了老汪的話，真是一觸即發，馬上心竈大開；他興奮地對老汪說：“老汪呀，我的大車床如果馬達匹數調大，車頭轉速再加快，產量不也是增長更快嗎？”“上次你不是已經加過車速嗎？你說再快車刀要燒壞了，那麼現在怎麼可以再快呢？”老汪提醒他說。“上次是車刀角度磨不對，這次我決定再試驗。”錢師傅滿

有信心地回答着。

“亏得那輛小汽車哪，把你心底里的竅門也拉出来了。現在你回到厂里可要立即行动去試驗呀！”老汪对这个建議心中也大乐，所以动员錢师傅馬上去搞。

“当然是趁热打鉄罗，我晚上就义务劳动来改裝；車头轉速加快后，我的赤兔馬不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，那才有鬼哩！”錢师傅兴奋得做起手势来。那知道前面有人穿馬路，电車猛一煞車，錢师傅双手沒拉桿子，朝前一冲，差点倒下去。这时只听见“喔唷”尖叫一声，原来錢师傅的脚正巧踏在一个女同志的脚尖上。于是他臉孔不禁一紅，連忙向人家打招呼道歉。

电車响着当当的鈴声在奔跑着，錢师傅的思想也在飞驰着……

大摆擂台一步跃五年

挑灯夜战智慧胜孔明

下午放工后，天空昏沉沉的，夜，在六点钟就提早拉开了灰色的幕布。春雨在呼嘯的东北风中，象万枝銀針橫刺大地。全厂职工都圍集在飯厅里沒有走。大家拖着老汪，問万人大会的内容，反复打听別單位的生产“行情”。党支部决定当天传达职工代表大会精神。

在會議快要开始时，只听见震天惊地的鑼鼓声，在大礼堂外咚咚嘭嘭熱鬧地敲进来。大家还当那里又来了报喜队，向厂中年产四万台祝賀。那知回头一看，不禁大为惊奇！原来領头的是錢阿定师傅。只見他手上拿着一張大紅榜，烏亮的字，墨汁還沒干，显然剛剛才写好。标题是“天下英雄第一

台”，旁边写着“台主，車床錢阿定小組”，下面写了十四行快板詩：

我們小組擺擂台，各路英雄請上來。

拳風击倒鉗床組，脚尖踢翻冲床間；

电气模具裝配組，統統把它后头甩！

現把實力布陣勢，哪个不服來比賽：

車速加快二千轉，旋風切削裝起來，

再改自動進退刀，突破指標再一倍，

保證年產八萬台，要比去年翻八翻！

也許是紅紙和燈光反射的緣故吧，錢師傅臉孔紅通通的，他帶着笑容闊步邁向大禮堂的獻禮台；後面組員們一个个生龍活虎，鳴鑼喝道，击鼓挑戰，一直把這張紅榜高高地掛在毛主席象旁邊，才放下鑼鼓，坐到長凳上來。等他們鑼鼓一放下，雷動的掌聲，早已四起，仿佛要把屋頂也掀掉。

原來錢師傅在下午兩点多鐘回到車間後，就利用停車調工作物的時間，向二十個組員談形勢的劇變，本廠的落后，以及自己要加快車速趕上先進來擺擂台的打算，讓大家心里有了个数。後來在放工時，他們也不到飯廳里吃飯，就坐在車床腳旁邊開了緊急小組會。聽說落在人家後面，車工們衣袖往上一撻，說：“追上去，人家廠里的職工能翻江，我們就能倒海！”於是合理化建議從大家腦海里挖出來。一提就有五件。毛估一下，提高產量足足一倍多。錢師傅滿有勁地說：“三個巧皮匠，湊個諸葛亮。現在我們二十個人湊起來，就有七個諸

葛亮。只要动脑筋，办法可多哪。现在我们决定加码到八万台，同志们同意吗？”

“同意！”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，拍手通过。

当钱师傅劲头十足地把这个数字送到沈厂长手里时，沈厂长很激动，不过他还是郑重地問着說：“錢师傅，上次討論四万台指标时，你們車床組还要討救兵增援；现在是八万台，有把握嗎？”在旁边的計劃科里的老朱，也把近視眼睛往上一抬，解釋着說：“錢师傅，老实告訴你，中央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計劃內給我厂再投資一百万，在厂房附近再造一批厂房，添增机床設備，并增加二百个人。这样，到1962年也只能生产十万台电动机。现在你們說今年要达到八万台，那我看是象‘四大金剛上天——悬空八只脚’哪！”

“你懂得大跃进嗎？今天不是十天之前的上海啦！”錢师傅热面孔貼了冷面孔，有些火了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对大跃进要脚踏实地，不然会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，別溫吞水啦。明天还要貼你們大字报。保守思想還沒整光。老实說，等这討論、等那商量，再顧前防后，那到明年也达不到这个数字。”錢师傅听了計劃科老朱的話，很不入耳，所以打断他的話，生硬地頂着他。不过为了使他信服，錢师傅还是补充了一句說：“我們沒有八万台的把握，难道会开空头支票嗎？”

沈厂长連忙把錢师傅按在椅子上說：“錢师傅，別发火。坐下来。你把具体的措施談一談吧。”沈厂长也覺得自己工作还落在羣众后头，非立即赶上不可。所以他在錢师傅加快車速、改进工具的打算提出后，就大力支持。……

傳達大會開始，工会主席老汪上去第一句話就這樣說：
“同志們，我廠落后啦……”

台下一陣騷動。有的同志為自己廠里的生產指標跳三級翻四翻還落后而不服氣了。于是老汪把帽子往后腦一推，兩手向台下揮動几下。台下靜下來。他就把市委書記陳丕顯同志和工聯主席鍾明同志的發言，摘要地談了談；然后把二十幾位代表的發言向大家簡單地作了介紹。這一說，可使職工們眼睛圓睜、心頭跳躍！領導的指示和別單位的先進事例，使大家鼓足了競賽勇氣！他們仿佛象上弦的箭，只要一放，就要猛烈地向前射出去。一剎那，廠中生產四萬台的指標，大家都對它大大不滿意了。正當大家壓不住的干劲要奔騰的時候，老汪又宣讀了錢師傅擺擂台的戰書，並號召大家打擂。于是大禮堂沸騰了！鉗床間同志聽說車床組保證完成八萬台，揚言要拳風擊倒鉗床組，這可大不服貼。他們也湊在一起開了個臨時緊急會議，決心打擂。組長金師傅一只腳踏在櫈子上，刷子似的眉毛倒豎着，他說：

“同志們，難道我們鉗床組的同志，是灯草做的嗎？連人家的拳風也能擊倒，這太不象話！大家表示一下吧，要不要上去打擂？要不要作社會主義的好漢？”

“打，打出比八萬台更多的指標出來！”二十來人几乎是同時回答。

“加幾台？”金師傅銳利的目光向大家一掃，响亮地問着。

“加碼到八萬五！”小許爽朗地回答。

“具體措施呢？別瞎說呀！”一個同志湊上來急急地問了一句。

“有。”小許摸出一疊揉皺了的紙頭說：“我前幾天就畫好草圖，決定把馬達基蓋鑽眼改用多头鑽床，提高產量保險有三倍。”

於是另外幾個同志也提出幾件建議，表示能夠加碼到八萬五千台。他們正想上去打擂，哪知台上早已閃出一員彪形大漢。只見他把枱上話筒拿起來放到嘴角邊，有力地說：

“同志們，我代表沖床組全體工人，來打下這座紙糊英雄台，來擺我們全廠的無敵擂！錢師傅他們八萬台，怎能踢翻我們干劲沖天的沖床間，听我們的戰書吧：

保證年產九萬台，質量百分之百嶄。

打垮車床錢阿定，吃瀟全廠各車間。

我們擺了無敵擂，哪個攻破算好漢！

不是空口說白話，我們也有妙計在：

一人要頂二人用，自動沖床管二台；

還要設法改模子，二道工序一道干！

電動機加碼講萬數了，有幾個科室人員伸出舌頭連說奇跡。會場內又大大騷動了。沈廠長對準話筒激動地說：“剛才沖床組組長包師傅提出九萬台，現在哪個英雄上來打擂？”他的話剛停，鉗床組金師傅正弄得不知所措時，人羣中早就一齊閃出三個人來，同時奔向台上。一個是錢阿定師傅，他八萬台被打下來後，又想上去打，現在已經加碼到九萬二千台。另外兩個是裝配組組長袁大炮，電氣組的林雙木。“讓我先來！”“不，讓我先來！”大喇叭中傳出他們爭執的聲音。“你們幾萬？”

裝配組袁大炮問道。“九萬五！”電氣組林雙木回答得挺響亮，連喇叭也發出了沙聲。九萬二的錢師傅一聽九萬五，話也不說默默地走下台來，不過臉上依然流露着不服的神情。這時只聽見大炮組長對電氣組說：“我們是十萬！”說到这里，大家只見大炮組長把林雙木一推，就對准話筒講起來：“同志們，我們裝配組工人听了剛才几座擂台主人的發言，很不‘窩心’（不高興，很氣人的意思）。是心里不窩心么？不，心里很窩心。因為我廠同志們在大躍進中干劲很足，問題是兩只手不窩心！我們裝配工人不甘心比別人干得慢，所以要上來打擂。下面是我們的口號。”大炮組長摸出一張小紙頭念道：

年產九萬不稀罕，我們能裝十萬台，
一步跨過六二年，要比悟空筋斗快！
采用流水作業法，螺絲改用电鑽板。
我們擂台象鉄澆，不破十萬休來談！

大炮組長這一談，可使計劃科的老朱發了呆，起初還當自己耳朵不靈呢。就這樣，你打擂，我擺擂，殺得難解難分，誰也不愿意落后、服輸。最后大家一致同意，看誰先實現保證，達到年產十萬台的每天平均產量。會議在八點鐘結束了，可是戰鬥沒有結束。大家為了不打亂白天的正常生產，決定改良工具放在晚上業余時間進行。于是許多同志在散會后，又奔到車間里去。

耀眼的燈火又亮起來，叮叮當當的鉄錘聲重又響起來，轟隆轟隆的機器聲重又吼叫起來。錢師傅的家離廠雖然有三十

多里路，但是他坚决留下来和别的同志一起改工具。他破例地称呼大家說：“勇士們，加快一轉車头，就是縮短一步赶英国的路程。不实现裝配組提出的十万台指标，我每晚都要抽出時間到車間里来义务劳动，坚决讓万人大会的精神，在我厂开花結果，我錢阿定講出的話就作数！好啦，大家干吧！”錢師傅脫掉上衣，就拿起扳头干起来。

車間里的大喇叭，又傳出鼓舞人心的喜訊。广播員用那已經被一个个的捷报压啞了的嗓子說：“各車間的战士們，为了支持你們改工具比智慧的热潮，在最近几天內达到年产十万台的日产量，全部科室人員也报名参加突击。他們提出的口号是：車間有人，科室也有人。战士們，現在材料間有人，你們去領吧；工具間也有人，你們去借吧；还有工程师、技术員們，都到你們身边来了，帮你們繪草图和提供技术資料……”

科室人員的支持，更鼓舞了大家改工具的勁头。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時間很快地过去了……汗水、油污，沾髒了勇士們的臉龐。大喇叭一次次地傳出各組改工具的战果。到十点鐘时，公方洗厂長在广播室进行了第六次动員，要大家停工回去休息。可是許多人还不肯走。最后不得不亲自到車間里去把工人們——拉出来。錢師傅蹲在車床底下帶着要求的口吻說：“洗厂長，帮帮忙，讓我把齒輪箱裝上吧。”洗厂長望着这位年已半百的老师傅，感动得冒出眼泪。为了社会主义的事業，工人們的心血是毫不吝嗇地全部交給党了。他深信今天的十万台不会变空話，一定能实现。最后，洗厂長就拍得一下关掉車床边的电灯。錢師傅才从車床底下爬出来。他抹了把額角上的汗水說：

“沈厂長，現在最好是有封神榜中的‘九更天’，夜長一点，那我可以多干一会。我把小組中初步要改的工具計算一下，年产十万台，篤定沒問題，明儿非要压倒裝配間，急煞冲床間，困倒鉗床間不可哪！”他习惯地拳头一揚，呵呵地笑起来。他笑得那么有勁，那么香甜。沈厂長拉了他的手并肩走出車間，認真地說：“錢師傅呀，你組改进工具多，可別丟开別組哪，不要忘記共同提高！”“对，沈厂長，我一定帮助別組一起搞！打擂台是互相不讓，改工具的确要互相商量。單是一組好，要達到十万台当然不行！”

上海北郊的夜是宁靜的。人們該已經安睡了，末班电車也該已进厂了。只有滴滴得得的春雨伴着嘶嘶低吟的夜风在热吻着大地。这声音仿佛是千万个會計人員在撥着算盤。呵，大自然也似乎为大跃进的上海，計算着指标直升的倍数……

1958年3月14日上海市职工代表大会后通夜速写

3月18日深夜整理修改

(选自1958年5月号“人民文学”)

踩电鈴

工人 万国儒

在厂子里，要提起踩电鈴这个人来，那真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踩电鈴真名叫刘永发，三十六七岁，長的矮矮的，粗鼓籠敦的个，有一双象永远也睡不醒的眼睛。人們給他起这个名字，倒不是因为他是個电工的緣故。这是因为他一貫是小会不参加，大会溜回家，上班迎着鈴声来，下班踩着鈴声走；这样，有人才送了他这个别致的外号。

踩电鈴不但是个不爱参加会的人，而且还經常上班迟到，隔三差五他就得来上这么一兩手，你說他，他还滿有理：“这能怨我嗎？俺家那个鐘走的好好的，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停摆了。”要不就是，“俺家那个崽子真气人，一哭半宿，吵的人睡不着，傍明，就睡过站了！”

对于他，小組什么办法都用尽了，开小組会批評，組長老方头找他个别談話，总不下百次。可是，这只能起頂葯作用，好沒三天，老毛病就又犯了。因此，有人給他編了个順嘴溜：

当天和尚撞天鐘，
干活吃飯的踩电鈴，
吃凉不管酸，
油洒不扶瓶，

上工似拉絛，
下工似射弓，
遲到是常事，
埋怨鐘不靈。

前些日子，厂子进行兩參一改工作，領導上开了报告大会，各小組分头討論，科室干部也参加到小組去，我正好分配到电工組。

人們对于权限下放是異常欢迎与拥护的，很多人說：“过去咱們光管干活，管理的事一点也不沾边。現在，領導上这么相信咱們，把什么权限都放下来了，咱們一定要管好！”

蹶电鈴，今天也破天荒的参加了小組会，他坐在牆角处，低着头，吧嗒吧嗒吸着小烟袋。大伙都談的差不多了，有人說：“欢迎蹶电鈴刘师傅說說吧。說說感想！”

“說說就說說。”出人意料，这个向来不在会上发言的老工人，真的站了起来，他把小烟袋往凳子上磕磕說，“这两天我腦子里正打架呢，咱們工人当家做主，可是应当怎么当家啊？我愧的慌，过去我的干活吃飯主义太严重，今后，当家了，这可不行了，一定改，一定以厂为家！”

“这很好，可是怎么办呀？”組長老方头这时插了一句。

“只要保証不迟到，那就行了！”有人給回了一声，于是，一屋子人都哈哈笑了起来。

“这一定保証！”蹶电鈴紅着臉說，接着他談了对权限下放的体会。

他說的是他过去一个眞事。

这个老工人，原先本是一个染色工人，干活时那是要戴膠

皮手套的，可是过去管理上有缺点，买的手套都長过胳膊肘以上，工人操作起来很不便，特別到热天，不透风，手和胳膊捂的难受。那时，他給採購科提了个建議，要求买短腰手套，既省錢，使用还方便，採購科說，这是統一規定，沒有接受。于是，他便偷偷的把長手套剪了半截去。可这剪不要紧，被扣了个破坏工具的小帽子，还記了一小过。就是从那之后，这个老工人背上思想包袱了。

他說，“給我处分我服气嗎？說到哪也不服气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呀？干部們說什么算什么，咱們說話不頂用，好吧，那以后就少管閑事，干八个小时活就算了！”

“現在，領導上改变作风了，把权限都放下来了，連花錢买东西也由咱們管，这太好咧，要再干活吃飯，就对不起領導！”

但是，由于他过去留給人的印象太深，虽然他下了保証，說出了心里話，人們对他还是不相信的。散会，有人对我說：“唱的比說的好听，你听他的呢。他能好起来，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！”

組織機構再次精簡之后，我下放到电工小組参加生产。踩电鈴的事，过去有人对我介紹的很多，可現在，这个全厂倒数第一名的人物，真的积极起来了。每天，他再也不掐着鐘点上班，而是来的很早，做清潔，清点工具；下班开会，再也不用人站在門口截他去了。并且，他还提了兩三項技术改进意見。

但人們对他的看法还是怀疑的，背后談講起来，很多人都說，“兔子尾巴長不了，三天热气，冒光就完！”另外，还有人故意挑逗他：“嘿，今天来的早呀，你家的鐘修好啦？”

我觉得这样很不好，一天和組長老方头說了。組長老方头